



一位志愿军战士的跨国恋情

贺为良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遵循主人公的意愿，人物为化名。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天，我们机械班的50名同学分成4个组从长沙深入到各厂矿实习。我所在的第三组来到班长原来工作的P矿搞毕业设计，为期3个月。

P矿位于醴陵的山区，一条近10公里的公路沿着山脉，从山脚弯曲地延伸至矿区。我们下榻P矿招待所，收拾停当后，班长领着我们沿着招待所旁边的一条小路赶往矿区食堂用餐。坡下的平地有一栋平房，住着约10来户矿工家属。最里面的一户门楣摆了张方桌，两个大人，4个小孩，正准备用餐。男主人40岁上下，高个儿，国字形的脸，高高的鼻梁，浓黑的眉毛，显得威武英俊。大女孩看上去10来岁，下面还有3个弟妹。女主人的装扮有些异样，一看到她就会使人联想到朝鲜妇女。

吃过饭，在返回招待所的路上，班长告诉我：“住在那里的是供应科科长章雄军，下午我们还得去找他借用下车间和下井用的工装、套鞋、手套等用具。”

我说：“那章科长的爱人，好像朝鲜妇女。”

班长说：“你眼睛真厉害，她本来就是朝鲜姑娘呀！”接着，班长跟我讲起了章雄军的跨国爱情故事——

那是1949年9月，两位醴陵籍将军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就在那一年，不到20岁的章雄军报名参加解放军，当了一名汽车兵。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章雄军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开着军车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朝鲜战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章雄军所在部队承担志愿军的运输任务。在一次运送完军用品的返途中，突遭敌机轰炸，顷刻间，公路、田野爆炸声声，浓烟四起。正在行驶途中的章雄军见路边一位朝鲜姑娘遭到袭击，马上停下来跳下车，将那位负伤的朝鲜姑娘抱上军车带回驻地抢救。所幸那位叫金枝慧的姑娘只受了轻伤，很快就治愈出院。原来，她的家就在章雄军所在部队驻地旁的一个村庄里。

章雄军冒着敌机轰炸勇救朝鲜姑娘的事迹，虽然没有罗盛教勇救朝鲜落水儿童董莹那么有影响，但同样受到朝鲜群众的赞扬，很快在当地成为美谈，更加密切了志愿军和当地朝鲜群众的关系。部队除了为章雄军记了功，还提拔他为汽车班班长。

此后，金枝慧经常来部队找章雄军，战友们只当是金枝慧对章雄军的感恩，根本没从男女恋爱方面去想。谁知，金枝慧却暗暗地爱上了高大英俊的章雄军。在接触中，章雄军感受到了朝鲜姑娘火辣辣的恋情，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这位美丽的朝鲜姑娘。但是，他暗暗地提醒自己控制感情。因为部队有严格规定，禁止志愿军战士与当地女孩谈情说爱，一旦违规，将作严厉处罚。

就这样，一晃三年过去了。1953年7月，战争双方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志愿军陆续撤回中国。

就在章雄军所在部队撤离朝鲜的当天，金枝慧也跟着欢送的人群来到了志愿军驻地。大家以为她只是来送行的，没想到她趁人不注意，只身偷偷地爬上了章雄军那辆装着军用物资的棚车……当志愿军部队回到丹东，才发现这位隐藏在军车里的朝鲜姑娘。

部队首长知道后，尽力做工作，答应安全送金枝慧回国，但她铁了心，非章雄军不嫁。最后，只好通过外交部门与朝方联系，认可了他们的恋爱关系。金枝慧跟着章雄军从部队转业到了P矿，组建了一个美满的家庭……

听完这个美丽动人的异国爱情故事，我感叹不已！在P矿实习的三个月里，我每天来回路过章雄军家几次，经常去他们家喝茶聊天。金枝慧和初中的大女儿章金梅，总是热情地接待，为我们沏茶，给我们零食吃。章金梅告诉我，她每隔几年会和家人一同回朝鲜探亲，能为巩固中朝友谊出力，是她的责任。听了她的叙述，我对这位钟情志愿军战士的朝鲜妇女充满敬意！

离开P矿不久，我就毕业分配到了位于湘东的一家省办铁矿。12年后，我调到株洲工作，没想到在芦淞大市场附近又见到了章雄军和金枝慧的大女儿章金梅。此时的她已经出落成一位美丽的大姑娘，成了一家鞋店的老板。金梅告诉我，弟妹都有了工作，父母已退休，都在株洲安享晚年。我为他们幸福的一家而感到高兴！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离开中学几十年了，一天上午，我在株洲的家里接到一个电话：“老同学，还记得吗？那年春耕下乡支农，在田里跟‘蒋门神’打架？”声音有点熟悉，记忆的闸门打开，思绪回到了久远的年代。“刘铁塔？”我想起来了！对方哈哈大笑，从前稚嫩的嗓音已经变成中年男子的磁性声音。

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教育革命”的洪流裹挟下，我家所在的县城5所中学合并。县城居民子弟、县城附近农民子弟和厂矿子弟统统到县一中就读，县一中改名为“工农中学”。稍远的农村孩子则回公社中学读书。

那时候全县有4个中央和省属企业。我是805厂的子弟，“刘铁塔”是稀有金属厂的子弟，我们成了一个班的同学。工厂子弟汇集到了一块，我们玩得很嗨！打篮球，打乒乓球；组织文艺宣传队，下农村进企业演出；学解放军打起背包野营拉练……厂矿子弟或许是从小跟着父母走南闯北的缘故，脑瓜子比较灵泛，不论是学习功课还是文体方面表现都比较

出色，引起了部分街道居民子弟的“羡慕嫉妒恨”。

蒋姓同学是居民子弟，仗着长得壮实，有点蛮力气，上课睡觉，下了课就欺负弱小同学，尤其喜欢找厂矿子弟的“碴”。大家称他为“蒋门神”，真名反而不记得了。刘铁塔是北方人，父亲是南下干部，他长得高大，篮球打得好，是校队主力。有一次打篮球时，蒋门神玩阴招，在后面用膝盖顶刘铁塔的臀部，顶得刘铁塔向前一扑，差点摔倒。刘抓住蒋要打，后来被同学拉开，从此结下梁子。

那年春耕时节，我们下乡支农。在水田里插秧，大家争先恐后搞竞赛，看谁先插到岸。突然，“班花”吴若兰尖叫起来：“蚂蟥！蚂蟥！”吴若兰是稀有金属厂厂长之女，刚从北京转学过来，第一次下田插

随笔

厂矿子弟

张人杰

她跟刘铁塔是一个工厂的子弟，有人把他俩配成一对。蒋门神大喊：“刘铁塔，你心上人遇险了，快去英雄救美！”刘铁塔最烦别人把他和女同学配对，正想找机会跟蒋门神打架，冲上去当胸一拳。两人在田地里打成一团，滚了一身泥巴。老师和同学们好不容易将他们拉开。

那个年代，中学生分男女界线，男女同学各玩各的，基本上不讲话，只有在各种活动中才有可能讲几句话，稍有接触。吴若兰劳动差一点，学习成绩和文艺都相当好，是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在学校排的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扮演李铁梅，受到追捧。她的字写得漂亮，板书秀丽而工整。

秧，看见蚂蟥叮在腿上，吓得花容失色。吴同学长得漂亮，调皮的男同学喜欢在背后给她“配对子”。

高中二年级时，吴若兰的父亲调动工作，她全家搬迁。从此，她消失在同学们的视线里。“班花”走了，班上男同学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我也有茫然若失之感。高中毕业时，我随父亲去参加三线建设，跟中学同学“失联”。

从电话中得知，刘铁塔大学毕业后下海经商，已经成为一个中等规模民企的老板。“你记得吴若兰吗？恢复高考后她考上了大学，现在当上了大学老师，跟我一个城市。蒋门神记得吗？从企业下岗后整天在家酗酒胡闹，把老婆也打跑了。我得知情况后把他弄到公司做事，现在变老实了，不打架了。哪天你过来，我约同学们聚一聚。”

我期待着与同学们三十年后的重逢。

班上每周一期的黑板报由我和她负责，我确定文稿，整体布局，画刊头写标题，她负责抄写。我们的黑板报办得好，常常引得全校同学驻足欣赏点赞。虽然没有同学把我和吴若兰“配对”，但能够和“班花”近距离工作，也是令人愉快的。

高中二年级时，吴若兰的父亲调动工作，她全家搬迁。从此，她消失在同学们的视线里。“班花”走了，班上男同学的情绪都受到了影响，我也有茫然若失之感。高中毕业时，我随父亲去参加三线建设，跟中学同学“失联”。

我期待着与同学们三十年后的重逢。

猪

玉珍

曾经有一种快乐来自杀猪，那血淋淋的场面居然有些喜庆，大家烧火烧水，杀猪烫毛，然后起锅烧油，准备猪肉的盛宴。

山村里的人一年辛苦劳累，因为日子拮据，吃肉也不是特别大方慷慨。到了杀猪那天，一群人庆祝丰收那样吃着猪肉，心照不宣地将猪的死亡变成一场喜剧，它鲜血汩汩流出就像丰硕的河流，现在想想，跟死亡有关又特别快乐的事情就是杀猪了，杀年猪大宴宾客，气氛热闹而喜庆，猪是唯一用死亡给我们带来真实而盛大快乐的牲口。

多年以前，某个天刚亮的清晨，睡梦中能听到猪的哭叫，哭声之后或之前可能还有鞭炮，猪与屠刀相见的日子到了，屠刀握在屠夫手上，随之干净利索地断了它的生命。孩子们欢呼着，场面热闹风中有香气。它的死笼罩着高兴热烈。作为一头肉猪，它必死无疑。

猪无聊懒散，聒噪粗鲁，但我不讨厌它，它有好吃懒做和愚蠢放纵的权利，这是上天给予的，永远具备被原谅的极大理由，与猪生气也没必要，因为它什么也不知道。

小时候喂过猪，有几年母亲在外地工作，父亲太忙，我放学回来要负责将猪喂好，想象一下我读着童话和柜子里的中外名著，被语言熏陶得高兴高采烈却要跑去喂猪喂牛和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书籍给了我浪漫的理想主

义，我希望永远都活在童话和伟大的语言中，但猪们总会用高亢的嚎叫召唤我，将我拉回它们的猪嘴前。当它们用那又脏又丑的大嘴臭烘烘急不可耐地拱在猪栏边，我就觉得我受够了，它们叫嚷着冲着跳着，甚至试图用前腿爬出来，饥饿是它们最不能忍耐的痛苦。

我有时对着猪破口大骂，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出气筒，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好了。你还可以跟它聊天，想谈什么就谈什么，它永远不会反驳你。

猪给我们提供了它们鲜美的肉，这是它最大的贡献，谁也不要再去奢望和改造它的灵魂了，这对猪来说是残忍的，不人道的。猪可杀，不可辱，对注定会死注定的猪，不用谈论感情，那是内涵动物的套路。它的生活不应被复杂化。

当你见过它在屠刀下的惨状，就觉得它应该快快乐乐，最好简单悠闲过好那几个月，也好长更多的膘。尽快结束它是人道的做法，最少的痛苦，最高的效率，最大的尊重，最好的结局。

我见过一个人杀鱼是这样的，一条很大的鱼，事实上我很少在鱼的眼睛里看出什么感情，甚至更庞大的四腿动物也一样，那只鱼还在大口喘气，张着它的嘴巴，摆着它的尾巴，用力活着，适应没有水的空间，突然刀子就上来了，毫不留情给它肚子剖开，它一边挣扎一边大喘着气，还没死，但肚子里往外滴血，承受着一刀一刀的折磨，那个过程其实并不长，只是刚下片片生鱼肉的过程，看你多想，如果你考虑鱼的痛苦，会觉得它被割了很长时间，如果考虑什么时候上菜和完工，那这个过程反而是漫长和繁冗的，远不如快刀斩乱麻大卸八块来得痛快。古代有个酷刑叫凌迟，是不是就这样？但我们通常绝不将之与杀鱼联系起来，因为鱼就是

被吃的。当我们一刀刀刺下那些还在扭动尾巴的别的食物，心里也不会有感觉，去死是它们唯一的命运。

那天看到德国机械化杀猪流水线，极其高超，高速，自动，智能的屠宰技术水平，精细排演了猪们的死亡奇观，看上去残忍无比，但相比复杂的人工屠宰，先进快速了几十倍。伟大的科技替代屠夫的辛劳，解救屠刀给猪带来的痛苦。车间接一只巨大而有头脑的手，将屠杀过程进行行云流水麻木不仁，分门别类干净利索，猪们走进车间接受机械巨手的拥抱，然后被电流电晕，直挺挺从流水线下去任人宰割。短短时间内，来自工业4.0的无情铁手，使扭着大屁股活生生走向机器的猪们迅速被处理，分门别类大卸八块，变成整齐干净的猪肉块商品。场面安静冷漠，井然有序得叫人头皮发麻。

除了感到一切贩卖的冷血无情，我们对待本就属于食物的东西一开始就应该采取最无情与商业的手段，那里头不能掺杂感情，让其麻木活着，迅速了断，甚至连侮辱感都不存在了。

这是猪生中巨大的变革，集体奔赴死亡，甚至面带一贯的微笑，期间只有车间运作声，猪在冰冷机器中排队了此残生，比起热火朝天的仪式类的屠杀，我们懂得了什么？

很多年过去了，只在偏远的山村里还有杀年猪的习俗，他们仍然很认真地对待此事，辛苦一年，肉的香味抚慰人心，热闹的家宴充满欢笑，这是机械车间没有的故事。我们不再坐在柴垛上捂着耳朵，等那声惨叫过去。捂耳朵是否算对猪最后的一丝怜悯？现在那声怜悯也被省略，我只要吃肉就行了。

感谢猪曾用死亡带给我们快乐。这快乐来自它们的痛苦。

母亲“住院”

钟诚华

前几日，母亲学会了微信转账支付，以便减少医院现金的细菌接触。住院期间不要儿女送餐，她会安排好，儿女有空的话过来看看聊聊天就行。利用30分钟的路程时间，母亲把她做的准备事无巨细地交代了两遍，直到看到父亲和我不断点头回应，才满意地笑了。

到了中心医院，遇上了同学，一位带着母亲，一位陪着父亲，都是看病，相互打了声招呼就急忙找医生去了。母亲感慨道，你们都不容易啊，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了，父母又慢慢开始变老了，工作还忙不赢。

9时整，母亲一边感慨着，一边按照自己网上预约的挂号时间，来到了骨科主任诊室。母亲带上健康日记，言简意赅地描述了病情。

“不用住院。”医生给出了建议。“我要住院。”母亲拿出了自己的态度，“我都23年没住过院了。”

“娘她，要都像您23年没住院，我们医院早就关门了。当然，我特别希望您身体健康，但这次真的不需要住院。”医生蛮风趣。

最终，母亲听了医生的建议，不住院，但需要打一针封闭和服一点药。对于打封闭，母亲有点后怕，1995年她打的时候休克过，但医生还是建议打一针。母亲犹豫思考过程中，弟弟从单位赶过来了，父亲、我、弟弟三人一起和母亲沟通，以前打针休克不代表今天会，是不是自己太紧张？以前看过的医生听到母亲打封闭休克过，都不敢再提出此建议，我觉得这位医生既替患者着想，又很有自己的见解。一番思想斗争后，母亲看着陪在身边的我们，心里似乎踏实了许多，接受了打针的建议。可是，当医

生举起注射器时，母亲就开始紧张了，当棉签在膝盖疼痛处涂抹时，我很明显地感到母亲的手在冒汗。药液慢慢注入，母亲一个劲地喊父亲：“老钟，老钟。”旁边一位刚刚打完封闭针的女患者羡慕地说：“一大年纪还有机会撒娇，幸福！”一听这话，一直喊叫的母亲喊得更亮了：“疼呀！疼呀！疼呀！”

“休息一下就可以出院了，您老是本院出院最快的病人。”医生说完又开始紧张地忙下一个病人去了。弟弟脱下棉袄枕着母亲的头，父亲按医嘱轻轻地活动着母亲刚打过的关节，我替母亲擦拭着流汗的额头，十几分钟后，我们一起搀扶着母亲，带上母亲准备住院用的洗漱用品和衣物出了门诊室。

车上，母亲执意要把我支付的医药费给我，按平常我是执拗不过母亲的，她说的必须执行。平时即使我请他们到家吃饭，他们都会大清早坐着公交车过来，带着自家种的蔬菜。回去时，我想开车送，她都会坚持只送到附近的公交车站，然后凭老年证坐车回家。我们给的节日礼物，她总是加倍地给了孙辈们。这次又执意要把我支付的医药费给我，我便说：“孝顺孝顺，不只是孩子孝顺父母，同时也需要父母顺孩子，只有双向互动才能顺畅。您出钱我省钱，我出钱您省钱，存下的不都是一家人的钱吗？”意料之外，这次母亲听后很欣慰地接受了儿女的一点心意。

12月2日是母亲73岁生日，早上6时，母亲打来电话，说疼痛好了些，并表示会好好照顾自己，听“家庭医生”父亲的话，和父亲一起相伴到老，共享天伦之乐。

诗二首

张宗文

参加茶陵二中毅行有感

仗义天公脚踏，风华学子足远行。
寒风瑟瑟千旗舞，阵列堂堂万马鸣。
且步且观如画景，互帮互助似亲情。
重温先烈长征意，革命精神须永铭。

教育扶贫走访

融融冬日和风吹，漫漫乡途信步量。
启智困强宜惠政，嘘寒问暖话家常。
田间菜圃桑麻事，庭院柴头致富方。
精准扶贫无限好，须知自力水流长。

